



# 少年梦!冬奥梦!

## ——单板新星苏翊鸣这样横空出世

“如果没有冬奥会,我现在会在做什么?我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了梦想,我要代表中国去参加冬奥会,然后取得好的成绩为国争光。”

举着领奖台选手专属的“冰墩墩”,17岁的苏翊鸣脸上是少年特有的意气风发。他刚刚在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比赛中争得一枚银牌,成为中国单板滑雪首枚冬奥会男子奖牌获得者。

7日赛后一直停留在户外混采区的他,比赛服外是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有人递给他一件厚厚的羽绒服,他没有披。

因为这份梦想,一个少年选择了冲击在家门口举办的冬奥会;因为冬奥会,这个少年的人生与梦想从此变得不同。

### 热爱

日历翻回近18年前,2004年2月18日。

“生他那天就是我们吉林下了一场暴雪,车都不通。”苏翊鸣的父亲苏群回忆道。这冥冥中似乎确定了某种缘分。苏翊鸣经常被人评价“雪感”好,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预赛到决赛,他五次滑行,没有失误。

作为父亲,苏群更了解儿子的“雪感”从何而来,他与苏翊鸣的母亲可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单板滑雪爱好者,而苏翊鸣从两三岁就被父母带着滑雪。和很多同龄人相比,他早已经在雪上待了比其他人多太多的时间。

苏翊鸣对滑雪的热爱的确与生俱来。“那个时候他就站在我的板子上,每

天就必须得带他去,哪怕在家也得在外面穿着雪板带他出溜。”苏群回忆道,“我家住一楼,出去就是雪,小区里他站在我板子上就开始玩雪,冻得小脸蛋通红也不进去,进去五分钟又出来。”

后来他带着苏翊鸣去小雪场,然后去北大湖、松花湖,六岁的时候,苏翊鸣已经可以跟着他去长白山滑野雪了。“在长白山滑雪的时候我们就追不上他了,那时候他的水平就已经非常高了,比我滑得快,我要是撵他都挺费劲。”

尽管如此,苏翊鸣还没有打算走上专业运动员的道路,小孩子经常有着自己朴素的原则。

“不想把滑雪当成专业,就是业余爱好,如果走专业我天天练我会觉得很腻,就再也不想听见滑雪这两个字儿。如果当业余爱好,我每天都想玩儿,就很开心。”

2013年,对着镜头,一个带着东北口音的8岁小孩侃侃而谈,最后咧嘴一笑。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第24届冬奥会花落中国北京。这一决定在随后带动了一个国家3.46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也改变了一个小孩的人生轨迹。在这个消息传到中国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决定“食言”了。

### 决心

“冬奥会定下2022年在中国举办的时候,苏翊鸣就已经有目标了,说从现在开始好好努力,我争取用我的能力去代表中国去参加冬奥会。”苏群说。

那个时候的苏翊鸣已经为更多人所知,但滑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2014

年,徐克执导的电影《智取威虎山》上映,里边会滑雪的“小栓子”形象深入人心,也让苏翊鸣多了一个童星的光环。但现在,他必须主动褪去这个光环。

“对我来说不管滑雪还是拍戏都很开心,但当我开始备战奥运会之后还是有一点冲突,因为我要做好一个事,我必须要把自己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到想要做的这个事中。”苏翊鸣说。

时至今日,苏翊鸣的教练佐藤康弘都会把手机里“小栓子”蓬头垢面的照片拿出来逗苏翊鸣玩,这位培养过多位单板好手的知名教练,在苏翊鸣的人生道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北京冬奥会的备赛过程中,国家体育总局向全社会公开选材,并在2016年举办了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全国性赛事。苏翊鸣也在那次赛事中崭露头角。而参与国家队选材的佐藤康弘也对多年前认识的这个男孩有着深刻印象,苏翊鸣在之后入选跨界跨项国家集训队。

“苏翊鸣对胜利有很强的执念,能够强烈感受到小鸣想不断成长的欲望,无论他提升了多少。归根结底,他依然认为自己还在成长路上,这个意识非常强烈。”佐藤康弘说。

### 成长

“成长”是苏翊鸣近年来的关键词。

首次闯进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决赛、夺冠、夺得赛季总冠军的中国男选手,首次参加冬奥会单板坡障及大跳台的中国男选手,吉尼斯纪录认定的首位完成单板滑雪内转180度抓板动作的运动员……他的每一次成长,几乎都写就了中国单板

滑雪的新历史。

“我特别幸运,特别荣幸能够有祖国在背后这么强大的支持,因为正是这种支持我才不会去有更多别的想法,我可以心无杂念。”苏翊鸣说,单板滑雪作为一项极限运动,还是有其危险性,“正是因为祖国或者我背后的团队,每一个人对我这么强大的支持,我才能够100%地去专注我想完成的事情,这样也能让我取得更好的成绩。”

跟随国家集训队,苏翊鸣从2021年10月抵达瑞士苏黎世,2022年1月返回北京,110天外训,参加了5场世界杯比赛,带回新赛季国际雪联世界杯总积分大跳台第一、坡障第三的成绩。“我长高了,长壮了,也变得更强,更自信。”他说。

日历翻回2022年2月7日,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比赛结束,苏翊鸣站上领奖台,高举双臂。观众席,工作区,甚至坡障赛道最后一个跳台区的高坡上都站满了人,现场数不清有多少面五星红旗在飘扬。

“我看着‘冰墩墩’,然后看着所有人。”苏翊鸣说,“我当时都已经没有任何感觉,因为太激动了。”

冬奥会改变了苏翊鸣的人生,他也以自己的努力不断书写着一个国家冰雪运动的历史。时至今日,他依然感受着一个孩童第一次站上雪板时的纯粹的快乐。

更重要的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看到他的比赛之后,想要去体验这种快乐。一个梦融进了更大的梦,少年的梦想正在进行时,一个国家的冬奥梦想也刚刚展开。

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7日电

新华社记者 郑直

参与记者:卢星吉 刘博 杨恺 沈楠

# 谷爱凌···决赛会拿出高难度动作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赵建通、高萌)在7日举行的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资格赛中,中国选手谷爱凌在第二跳出现失误的情况下,第三跳发挥出色,最终有惊无险地晋级决赛。谷爱凌赛后表示,第二跳的失误是受到了风的影响,8日决赛会做出更高难度的动作。

“没想到第二跳的时候风开始往上刮,所以我慢了一些,(落地时)雪板掉了!”谷爱凌赛后解释说。

第一跳结束时谷爱凌暂时排名第三。第二跳落地失误,教练随即对谷爱凌的雪板以及第三跳动作进行了针对性调整。

第三跳,谷爱凌依然是第五个出场,当她出现在助滑区出发点时,观众们爆发出了全场最热烈的欢呼。

又是第二跳没有成功落地的偏轴转体900动作!

不过这一次,是一个干净、利索的落地。随着谷爱凌落地的,还有在场所有中国观众、记者们悬着的心。

72.25分!掌声与欢呼再次响起。看到分数能够基本确保晋级后,谷爱凌摘下深蓝色头盔,对着转播镜头露出了微笑。

“第三跳900的动作对我来说非常容易,我14岁的时候就会做,所以我不去想压力的事,就想动作好好去做,然后能落地进决赛就行了。”她说。

谷爱凌表示,资格赛按照计划,应该是先做1080,然后900,最后1260,但是没想到突如其来的风影响了计划。

“我其实这几天训练得还不错,挺高兴的,也挺满意的,所以希望明天能做出更高难度的动作。”谷爱凌说。

当谈起她拥有的极高的关注度以及大量粉丝时,18岁的谷爱凌表示,能影响、带动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滑雪,是在做比她自己一个人“在空中翻跟头”更重要的、也更酷的事儿。

值得一提的是,谷爱凌还在混合采访区向一众媒体展示了自己设计的“人中之龙”的雪服。在这件黑色雪服的胸前,她的名字拼音“GU AILING”,在五星红旗下方闪闪发光;背后则是一道金色的龙,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我一直特别关注时尚,自己也是模特,我想把中国的元素带到世界、带到自由式滑雪中去!”谷爱凌说。

## 北京冬奥组委: 中国运动员 没有成绩指标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董意行、姬烨、何磊静)在7日的北京冬奥会例行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杨树安对中国代表团运动员在本届冬奥会上的成绩预期,他表示,本届冬奥会中国运动员并没有明确的成绩指标,同时希望所有运动员都能创造优异的成绩。

“从北京冬奥组委的角度来讲,我们关心所有的运动员,不仅是中国运动员。我们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能通过赛场,去创造优异的成绩。”杨树安说。

“奥林匹克运动有一项很重要的传统,就是参与,而不是名次本身。这次冬奥会很多运动员都创造了优秀的成绩,这不在于有没有打破奥运纪录、有没有取得金牌,而是和自己相比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对运动员来讲也是一个成功。”

同时杨树安表示,本届冬奥会中国运动员并没有明确的成绩指标。“我们希望运动员拿干干净净的金牌、拿遵纪守法的金牌、拿体育道德金牌,而不是具体每一个项目要拿多少。”

“当然,我们希望中国运动员能取得好成绩。”他说。

## 彭程/金杨: 谷底向上 放手去滑

据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乐文婉、王春燕、张寒)“我用所有报答爱……”7日,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团体赛自由滑比赛中响起电影《夜宴》里悠扬婉转的配乐。彭程身穿缀以苏绣的白裙,与身着一袭红衫的金杨感情饱满地完成了自己在本届冬奥会的“首秀”。

尽管部分动作周数不足、略有瑕疵,他们仍获得131.75分,在五组选手中排名第三,为中国队获得8个积分,一度将中国队团体赛总成绩从第五名提升至第四名。

这是彭程/金杨组对后参加的第二届冬奥会,也是彭程的第三届冬奥会。四年前,两人在平昌出现失误,未能进入双人滑决赛。

回顾三届冬奥会,彭程说:“2014年时,(自己)是一张白纸、懵懂无知;2018年时,抱有期待却跌落谷底;今年主场本以为压力会很大,但越临近反倒觉得更轻松,看得更开了,就是展示最好的自己吧。”

11天后,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单项比赛将正式拉开帷幕,彭程/金杨与隋文静/韩聪将代表中国队参赛,向领奖台发起冲击。

“团体赛让我们提前感受到了冬奥会赛场的氛围,也让我们知道了自己存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会对照小分表改进,准备单项比赛。”彭程说。

# 冰球“雪童”服务冬奥



2月3日,“雪童”在比赛间隙清扫冰面。

在国家体育馆冰球赛场上,冬奥会冰球比赛激战正酣,除激烈拼抢的各国运动员外,每一场比赛都能见到一群身着红衣的少年在赛场上穿插忙碌,为比赛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他们就是国家体育馆清雪保障“雪童”团队。

据了解,冰球比赛中球员高速滑行和频繁转向会大面积磨损冰面并刮起大量冰屑,从而影响冰球滑行速度和轨迹,因此需要及时清理和修复。这就要求“雪童”在极短的70秒时间内要将约1800平方米的冰面清理干净,同时还得确保准时离场。虽然他们实际清理的是冰碴,但外观更像是雪,故该团队的成员被称为“雪童”。

“雪童”的选拔标准很高,除了能快速滑行,还需有较强的滑行技巧,确保在使用雪铲等工具时保持一定队形,这样才能高效作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清理冰面时团队持雪铲呈V字形从场地一端快速滑行至另一端,将中心区域冰屑推至场地两侧,再分组折返清除残余,其他“雪童”则各司其职,将碎冰铲入塑料桶中,随后整个团队立即离开,清扫过程干脆利落。

国家体育馆的“雪童”团队共有24

名成员,几乎全部都是“00后”,他们是来自齐齐哈尔市男子冰球青年队和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冰上运动学院的学生,赛前均

通过北京冬奥组委的严格选拔,并经受了“相约北京”测试赛的检验。“尽管我们无法真正上场比赛,但能服务冬奥会并零距

离奔跑在奥运会上,这种经历同样珍贵又美妙”。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 “冰墩墩”何以征服世界? ——专访“冰墩墩”设计团队负责人曹雪

曹雪说,“冰墩墩”受到大家的欢迎,不是带着一帮人漫无目的的头脑风暴,而是一定要有理论和策略性的思考。“冰墩墩”穿上冰壳,脸上有冰丝带,大家都觉得很好看,其实形式美感背后有基本规律,其中重要的规律就是“对比统一”。

“硬与软,透明与不透明,黑与白,冰丝带五环颜色的色彩对比,都实现了视觉审美层面的对比统一,但同时又做到了一举两得,做成衍生品也会带来不一样的触觉体验。”曹雪说。

“冰墩墩”和历届奥运会吉祥物不一样,不是单一材质、单一触觉体验,坚硬的冰壳包裹着一个毛绒的熊猫,用曹雪的话来说——冰壳之下有一分“暖和软”,“人们在寒风中等待就是为了最后手中能捧上一份温暖”。

曹雪希望,“冰墩墩”能够超越冬奥会的时空限制,将艺术生命延伸更远。“今天一大早看朋友圈,好多人开工了发照片,把‘冰墩墩’放在办公桌上,我觉得它已经超越了一个奥运会吉祥物本身的含义,这也是我们最初的设计,希望它的艺术生命能够延伸。”他说。

“冰墩墩”设计团队负责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曹雪说,自己的儿子去广州的特许商店购买也失望而归。虽然从一开始就对自己团队的作品很有信心,但他对“冰墩墩”如此爆红感到“始料未及”。

“冰墩墩”为什么能“征服”世界?

认为,吉祥物设计的起始点是文化性和艺术性,但只有商业上取得成功,才能将这两者表达和体现出来。

“熊猫是文化元素本身,怎么样把它变成让人喜爱的熊猫就是好故事的开始,终极的表现就是商业性。好卖是硬道理,如果这个吉祥物不可爱,我们就会陷入自说自话和自娱自乐。”曹雪说。

其实,“冰墩墩”的热销,也可以看做“国潮”崛起的又一个生动样本。曹雪认为,“国潮”不是中国元素的简单拼贴,而是要把中国的历史文化融入设计的DNA,才能生长出真正的“国潮”。

“从国画、京剧这些国粹开始,我们看世界和进行表达是不一样的,不能表面化地把中国文化理解成中国元素,曾经有人说是是要给‘冰墩墩’加上长城、华表这样的元素。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设计语言和讲故事的方式就太单一了。视觉传达是‘传而有达’,你表达了,别人没有接受不叫传达。很多所谓‘国潮’只是把中国传统元素随便贴在产品上,其实做‘国潮’要真正地读懂中国,‘向过去要未来’。”曹雪说。

设计能够“四两拨千斤”

曹雪认为,设计是最直观的讲故事方式,“冰墩墩”借助奥林匹克的平台讲出了中国故事,其实不管是建筑设计、室内设计还是工业设计,都可以讲好中国故事。通

过设计这门通用语言,会让世界更加读懂中国。

近年来,“中国制造”在海外越来越受欢迎,而设计与科技创新一样,是助力“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关键因素,“冰墩墩”的爆红,也让人看到了“设计力”带来的能量。

曹雪认为,设计是一种人文关怀。因此任何一项设计并非简单的形式美,而是“介质”,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产品都可能成为与人发生某种关联的介质,“比如我们手上拿了一个遥控器,在使用的时候就在跟它沟通和交流,产品本身不是固定的,是动态的、有生命的”。

曹雪曾提出一个引发设计界广泛关注的话题“产业动漫化”——把动漫看做一种表达方式,实现“跨界”的工业设计。

“比如如果我做一个文具品牌,订书机一压一合,像一个动物的嘴,把它做成一个角色,卷纸一抽一拉也可以做成一个角色,圆规有长长的腿也是一个角色,一系列文具产品本身做成角色,讲学习和成长的故事,传播上一下就区别于所有其他品牌,跟商业、产业结合起来,又是一种创造。”他说。

“设计能够‘四两拨千斤’,因为设计的终极内核是哲学,不管东方西方,哲学是相通的,它能够穿透一切。”曹雪说。

新华社广州2月7日电  
新华社记者 王浩明